



乡村记事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翻红薯秧儿

红薯怕水,栽的时候得先打埂儿,一埂十字插花栽两行。麦茬红薯来不及打埂儿,就套上牲口一垄一垄犁出排水沟儿。红薯是热苗子庄稼,插到地里浇半瓢水就能活,见风就长,一天一个样儿。因为生命力太强了,溜地爬着,每一截儿都急着往地下扎根儿。根扎多了跑劲,结不成大红薯。下一场雨,就得把长长短短的“龙头儿”掂起来换换地方。

红薯秧刚开始爬龙头儿的时候,十来岁的孩子拿根木棍儿一埂一埂挑,挑起来顺在红薯埂上,牛把儿套上牲口拉张犁一冲就行了。等到红薯秧子罩严地,小红薯拱裂地皮的时候,就不能动犁只能用手翻了。翻红薯秧儿不算累活儿,只是一叠几折子蹲地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,几个来回下来,也够人受的。寥天野地没遮没挡,野风溜溜刮着比钻棉花棵凉快,可在晒热的泥巴糊子里蹲上一天,脚上会沁出几个又红又肿的痒疙瘩,夜里痒得人睡不着。

不过,比起去棉花地里抠花杈儿,人们还是愿意翻红薯秧儿。翻一晌红薯秧儿,扯断的龙头儿差不多能捡一小捆儿。拿回家择择,拌面蒸蒸菜,或是滚水锅里焯一下捞出来凉拌,都是绿莹莹的好菜。翻红秧儿翻掉的小红薯,最大的也不过鸡蛋粗,水一洗,鲜净净的。下面条之前,把它放锅里煮熟,捞到一个蓝边儿白瓷碗里,外面那层皮煮开了口儿,露出核桃仁一样的心子,咬一小口细细地嚼,面面的甜,沙沙的香,舌尖挑着,挨紧上腭那块起皱的软肉,慢慢地咽到喉咙里,那种清鲜,世上真的没有一个词儿可以把它说出来……

拾红薯

老虎把子刨一遍,套牲畜犁一遍,还会有漏网的红薯藏在地里,等着下雨淋出

来。

拾红薯的孩子不用拿挖锨儿也不用掂铁锨,胳膊上挎个箩头,头上顶个破床单儿,要么找个空麻袋,照着角儿通一拳,戴在头上就是现成的蓑衣。

这时节,霜降已经临近,小锥子雨啪啪地打在身上,让人激灵直打寒战。背着斜飞的雨脚儿,顺着新翻的犁袋往前走。眼珠子骨碌碌扫过来扫过去,发现一个微微发红的亮点儿,十有八九是个大红薯。四野茫茫,雨声一片,谁也不会发现有个孩子拖着沾满泥巴的烂胶鞋,在地里撮来撮去和泥巴。拾红薯的孩子心怀不安,怕雨下得小,踩出来的脚印子泡不烂,会变成打不烂的大坷垃。

锥子雨虽然不像大暴雨能瞬时把人浇透,可它冷、硬、有力道,啪啦啦直往身上钻。披个麻袋还好点儿,披个破床单儿不大一会儿就湿透了。幸得拾红薯是个要劲儿的活儿,走几步甩甩也挡不住两只脚拖几斤重的泥,走一步咕唧一下,若不是有道绳子捆着,鞋底差不多就被泥巴吸掉了。

箩头拾满了,撒眼看看,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拾到,真有点儿舍不得。可没地儿放了,只好翘起身子一晃一晃上了大路。身上早已热腾腾冒汗了,索性把两只泥巴鞋脱下来,搁水坑里涮涮,往腰里一掖,攥起箩头往家走。泥花儿从脚趾缝里卜唧卜唧冒出来,凉凉的,一点儿也不冰人。湿淋淋的碎草叶沾到脚面上,痒痒的像虫儿爬,遇见水了潺潺,没有水只能在草窝里蹭,越蹭越痒。盼着赶快回到家,脱下湿衣服,洗洗,拧拧,人往被窝儿里一偎,清静清爽的暖意,带着芳香安适的味道扑闪开来,聳在每一寸皮肤上。仰起下巴望望外面的天空,无边雨丝不紧不慢地扫在黄叶稀疏的枣树上,沙沙响个不停,他下意识地盘腿脚,稳稳地占住半床舒适,心说:下吧,下吧,下再大也淋不到头上了。

我心爱的滑雪板

◎高仕霖(河南平顶山)

我的心爱之物有很多:书桌、书柜、自行车……但最爱的还是我的滑雪板。我的滑雪板和别人的比多了一分精细,少了一分实用。若问其中缘由,是因为我的滑雪板是一块儿童板,和同样式的差了不止一星半点。它一米多长,表面光滑,上面的图案很漂亮,画的是一只小鸟站在树尖上。踩着板子滑行时,听着雪面和板子摩擦发出的沙沙声,全身放松又惬意。

这块滑雪板是妈妈送我的儿童节礼物。当时妈妈说:“这块板子你一定要好好保管,不要滑坏了,还有最重要的一点,要注意安全。”我满口答应。

今年年初,爸爸妈妈带我去崇礼滑雪。在妈妈的鼓励下,我来到了高级道的缆车上车区,坐上缆车时心里有些紧张,但隐隐又有几分迎接挑战的期待。

站在高级道的起点往下看,白茫茫的,起起伏伏全是雪。我踩上

滑雪板,心情非常激动,脚下的板子仿佛也传来阵阵“力量”,好像它也在激动着。滑起来了,滑雪板太给力了,我在雪上的每次闪转腾挪、快速起跳都非常流畅。

再耐磨的板也会坏,滑雪板有些掉蜡,而且边边角角也出现一些损坏,我带着它来到修板店。店长给板子上了蜡,又拿起砂轮将边边角角上的损坏全部磨掉。哇,修过的滑雪板闪着光,又像新的一样。

这可是我的心爱之物呀,一定要使用、保护好。



拖车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小时候,母亲常指使我帮她做些小事情,总是不听使唤,母亲一生气就翻着白眼对我说:“懒得跟拖车一样!”我不知道拖车是啥样子,耳根子都磨出茧子了,就认为拖车不爱干活儿。

那时候,爷爷给生产队喂牲口,是个种地的好把式。他常说:“人误地一天,地误人一年。”每当腾出茬子地,爷爷就起早贪黑犁地、耙地,抢种庄稼。太阳还没有露头,爷爷就喂了牛,早烟袋往腰里一别,拿起三股竹竿儿扎鞭,赶着两头老黄牛,肩膀上挎着犁子,犁辕上挂副牛套,蹓着露水就下地了。“叮当叮当”的牛铃声把他催到地头,放下犁子又一阵风似的跑回家去扛耙。折腾来折腾去,爷爷累得气喘吁吁,衣服被汗水浸透了,千层底鞋也被露水打湿了,脸颊像刚爬上山顶的日头那样红。

父亲是个木工,啥物件儿都会做。他看到爷爷扛犁子背耙太辛苦,就说给爷爷做个拖车。我想到母亲经常说我像个拖车,就问父亲:“啥是拖车?”父亲说:“拖车就是托犁子、耙的木架子,下地干活儿时把犁子、耙放在上边,牛拉着拖车送到地里,爷爷就不用肩扛了。”我听后仍是一知半解。

父亲解板刮撑,凿眼改榫,“叮叮当当”一天工夫就把孝心变成了拖车。一个崭新的拖车摆在当院儿里,父亲了却了一桩心事,很自豪;爷爷有了好帮手,很高兴;我仔细一看,稀松平常,真是一个木架子。底边的两根大木撑有半尺宽,两头向上翘起,像个船底,站在地上中间部分啃着地,不论是平地或是下坡,都纹丝不动。只有牛拉着它,它才会走,牛停下了,它又钉在

地上不动。我问父亲:“咋不安几个车轮?”父亲说:“有车轮下坡就溜车了。”我明白了,拖车要的就是这股懒劲儿,怪不得母亲说我是拖车。

爷爷有了拖车就不用肩扛了,一耕地就把犁子、耙搬到拖车上,套上那两头老黄牛刺溜溜就走了。每到这时候,我和堂哥就兴奋了,缠着爷爷坐拖车。我站在拖车前边,一手扶栏,一手扬鞭,就像古代战车上的驭手;堂哥站在拖车后边,手舞足蹈,吆五喝六,就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;爷爷跟在拖车后边,跟头流水,一路小跑,就像冲锋陷阵的战士。黄牛四蹄翻花;路尘土飞扬;路边的野花羞惭地偷喝着露珠;天边的朝霞慢悠悠地变换着模样;树上的小鸟“叽喳喳”地叫着飞向远方;拖车滑过夜露打湿的浮土,身后留下长长的平行线,骨骨拐拐一直延伸到地头。

牛铃响了,爷爷手扶犁把,赤脚走在墒沟里;黄牛伸着脖子,吃力地拽着木犁;木犁在硬茬地的宣纸上翻出虚堡子的诗篇;蚰蚰在墨迹未干的诗行里“吱吱”地吟哦着。田野上一派繁忙,只有那辆拖车待在地头,成了我和堂哥的跷跷板。一人站在一头,岔开双腿,脚蹬着底框,手扶着上栏。我压下去,他就翘上来;他压下去,我又翘上来。从日出疯到日上头顶,汗水和着尘土弄花了小脸颊,微风携着快乐塞满了大路沟。

人怕三晃,一晃长大了,又一晃就老了。如今,农业实现了现代化,机械耕作替代了畜力。黄牛装进了菜篮子,木犁和耢耙走进了农耕文化展馆,拖车沉入了历史长河,再也看不到了。